



长夜红歌

贰

THE FANTASTIC SONG
IN LONG NIGHT 2

—— 多多 著 ——

听，清冷长夜里振聋发聩的人性之歌……

知音

知音动漫

长夜
幻歌
贰

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

知音动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夜幻歌. 2 / 多多 著. — 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
2017
ISBN 978-7-5145-1022-5
I. ①长… II. ①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3922号

本书由多多授权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委托中国致公出版社,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。未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。

长夜幻歌.2/ 多多 著

出 版	中国致公出版社 (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)
出 品	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(武汉市东湖路169号)
发 行	中国致公出版社 (010-85869872)
作品企划	知音动漫图书·时代坊
责任编辑	宋修华 梁玉刚
特约编辑	熊艾妮 程 英
装帧设计	余诗立
印 刷	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710mm×1120mm 1/16
印 张	18.5
字 数	44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145-1022-5
定 价	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68887933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公司调换, 电话: 027-68890818)

知音动漫图书·时代坊

ZHI YIN COMIC BOOK 荟萃名家·品读经典



长夜漫漫，以爱为箏
且听我，弹奏一曲清歌

子子

目
录

273	251	203	181	161	139	117	095	075	053	031	007
番外貳 · 迷雾林	番外壹 · 点绛唇	拾 · 蓬莱岛	玖 · 流光舞	捌 · 寻芳记	柒 · 雪梅香	陆 · 离人归	伍 · 钗头凤	肆 · 幽兰露	叁 · 白头吟	貳 · 杀破狼	壹 · 碧水寒

长夜
幻歌
贰

著

知音动漫图书·时代坊荣誉出品



长夜漫漫，以爱为箏

且听我，弹奏一曲清歌

夕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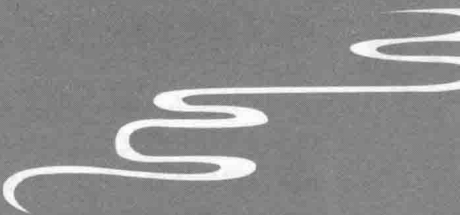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273	251	203	181	161	139	117	095	075	053	031	007
番外贰	番外壹	拾	玖	捌	柒	陆	伍	肆	叁	贰	壹
· 迷雾林	· 点绛唇	· 蓬莱岛	· 流光舞	· 寻芳记	· 雪梅香	· 离人归	· 钗头凤	· 幽兰露	· 白头吟	· 杀破狼	· 碧水寒



长夜幻歌

貳



壹·碧水寒

死亡从来不是终点，生命在爱中延续。
恰似这碧水滔滔，连绵不息。



华灯初上，月色迷离。

夜晚的常州像是一个梳妆停当的美人，环绕城市的运河是美人的秀发，灯火辉煌的高楼是她明媚的眼波，而她的唇呢，当然是充斥着轻歌曼舞、流莺花娘的烟花之地。这里旖旎而冶艳，街道两旁都挂着暧昧的红灯，若隐若现的香气像是一只只看不见的手，招引着街上寻欢作乐的男人们。

但在五月的天气里，却有一个奇怪的人，他穿着黑色的大氅，跑到一处偏僻的私宅会情人。

人人都知道，那宅子的主人名唤顾五娘，脾气最是奇怪，喜欢抚琴弄曲，只接待自己喜欢的客人，稍有些肥腻丑陋的，就是花再多的银子也见不到她一面。所以即便传说她有倾城之姿，也恩客寥寥，只能租了间小院独住，在这花街上过起了寻常生活。

但这扇紧闭了多日的门，却被这奇怪的访客敲开了，路人只见门缝里露出了一张白净美丽的脸，还想再多看两眼，门已经飞快阖上，穿黑色大氅的人像是夜风般悄无声息地进了小院。

“替我杀了他。”坐在花灯下的访客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，递给了面前的女子。

女子梳着堕马髻，一副春睡初醒的慵懒模样，身穿烟云般的淡红色轻纱，整个人像是盛放的牡丹般娇艳。她的双眼宛如江南烟雨，蒙眬神秘，红唇微翘，诱惑着天下的男人。

“又是这种活，你就不会给我风雅点的任务。”她不满地说，但语气却带着娇嗔，柔媚入骨。

“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怎么给你风雅的活儿？”访客低低地笑了，随即严肃起来，“对了，有个叫老头子的驱魔师已经到了常州，估计跟我们的目的差不多，记得当心些。”

“老头子？哪个嫌命长的人起了这么个破名字？”

“他是个驱魔师，所以只能用隐名，不但不老，还是个俊俏的少年……”访客伸出手，抚摸了一下她美丽的脸颊，“搞不好还很对你的胃口。”

女人愣了愣，随即笑了。她听过驱魔师，那是一种驱使妖怪为自己牟利的职业，但那行当很危险，因为妖怪寄生在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一旦妖怪受伤，躯体也要受损。更要命的是，一旦妖怪有了反心，为了增加力量，第一个要吃的就是自己的主人。虽然获得妖力后会不老不死，但也未免太不划算，还不如像自己这样，毫无挂碍，风流快活。

她越想越开心，瞧着镜中自己的绝世姿容也美了几分。不知何时，奇怪的访客已经悄然而去，室内只有烛光摇曳，照亮了桌上的一封密函。

烛泪簌簌而落，凝成一朵狰狞的花。

· 一 ·

过了五月，天气渐渐闷热起来，常州仿佛一瞬间就进入了夏天。少男少女们头上簪满鲜花，像是要将即将过去的春天留在自己身上，也沾些春意，多些旖旎多情的故事。

堤岸之旁，一个身穿青色纱衣、头戴纱帽的少年踏草而来，身边跟着一个活泼明丽的少女。少女穿碧蓝衣裙，袖口裙角都绣了嫩黄色的花朵，秀发上也别了两朵黄色的雏菊，看起来鲜妍可爱。

怎么看他们都是一对璧人，但是如果凑近了去听，会发现他们居然一直在吵嘴。

“够了，碧瑶，你什么时候肯听我一句话，少看戏，多读书，哪怕没事多吃点饭，练练身手也是好的。”

少年说着咳嗽起来，他面容文静俊秀，浮着一层苍白的病气，但那失血的脸色却衬得双眼更黑、嘴唇更红，平添了出尘脱俗的气质。

“死老头子，你才多吃饭呢，不知道现在姑娘们都喜欢苗条吗？而且看戏有什么不好，戏文里的故事缠绵悱恻，昨天看到贵妃跟玄宗死别，都把我看哭啦。”碧瑶瞪了他一眼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寒星。她年纪虽小，却已经有了几分美人的姿态，尤其一笑起来颊边两个酒窝，甜得近乎腻人。

“数你最不听话，如果不是你下手快，我早就不要你了。”被唤作老头子的少年气得连连干咳，苍白的脸庞也浮上了几朵红云。

“如果不是我力量不够，早就吃了你了！”

“我等着啊。”他笑眯眯地说，一点儿也不生气。

“没几天了，你洗干净了脖子等着我的刀吧。”

两人很快来到了一处开满紫藤的园林前，这院子属于城中某个富贾，建在水边，颇有几分临水照花的诗意。

少年看着垂落到墙外如烟云般的紫藤，面现沉醉之色。他轻轻挥了挥衣袖，身边的碧瑶竟然纤腰一扭，化入风中。明媚可爱的少女凭空消失，只有她鬓边别的黄花落在了地上。

“这个家伙，总是这么马虎。”少年皱了皱眉，将雏菊拾起来，叩响厚重的院门。

不过一会儿，门缓缓打开，走出来一个身穿紫衣、浓眉大眼的年轻公子。

“你就是老头子？”公子扬了扬眉，盯着他苍白的脸和他手中的雏菊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。

名唤老头子的少年却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将黄花别到了纱帽上，咳嗽着问：“正是在下，这位可是朱文浩朱公子？”

“你一点也不老啊，而且看起来也没那么大力量。”朱文浩撇了撇嘴，转身走入内室。

他猿臂蜂腰，从背影来看肩部宽阔，一看就曾练过功夫。但这个身手高强的男人却偏偏伪装成风流公子的模样，即便他笑得再开心，眼中也没有半点暖意。

老头子随他走进，闲庭信步，装作欣赏紫藤花的样子，将这院子的方位布置看了个明白。朱文浩笑而不语，悠闲地坐在凉亭中，为他斟了一杯热茶。

“听说你很能干，是驱魔师中的佼佼者？”朱文浩单刀直入地说，“不是我自夸，朱家

三代都是牙人，普通的生意我从来不接，这次找到你，确有棘手之事。”

“有所耳闻。”老头子点了点头，朱家跟寻常牙人不同，做的根本不是赁个屋子、卖两匹骡马的生意，他们既能把官府的业务卖给富贾，也能把人头卖给他们的仇家，是手眼通天的人物。

“这次有人要一封密函。不知你听没听过江浙的盐商盛家，他家的第三代孙子盛天钰明日就会抵达常州。”他一边喝茶，一边说出了委托。

老头子细细听下去，原来这盛天钰今年刚满二十，这次不知为什么，盛家竟然派他来常州送信。从他自杭州出发，就有人得到消息，要买这封密函。可是盛家的人并不傻，只走水路不走陆路，吃喝拉撒都在船上，几名神偷绞尽脑汁也未能得手。而船一在常州靠岸，盛天钰就住进了位于城中的私宅，宅子内外皆有护卫层层把守，生人轻易混不进去。

所以这单生意的价码从他出发就开始飞涨，终于由半个月前的五十两涨到了现在的五百两。即便如此也无人敢接，潜藏在暗处的生意人都怕失手砸了自己的招牌，所以朱文浩跑遍了整个常州，终于找到了初来乍到的少年驱魔师。

“五百两……”老头子沉吟了一会儿，他想到了手下的几个妖怪和他们穿金戴银、饮酒吃肉的花销，叹了口气，“勉强可以做吧。”

五百两足够一个小户人家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，可在他的眼中，却像是苍蝇腿上的肉一般零丁。

“好！不过盛家戒备森严，无隙可寻。”朱文浩点了点头，他也不知这少年是真有本事，还是傻到了极点，居然轻易接下这棘手的任务。但此时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因为这名唤老头子的少年是半个月来唯一没有拒绝他的人。

“漏洞从来不在戒备，而在人心。”老头子端起茶杯，喝了口香茗，低低地笑了。午后的春光照在他的青衫上，仿佛映出了他身后几个模糊朦胧的影子。

“这是订金。”朱文浩将一只锦袋放到他面前，“记住，你只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据线人说，他要在下月初一之前将密函交给王知州。事成之后，我再付你全部的酬劳。”

“理应如此……”老头子水银般清澈的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圈，笑着问，“不过你竟敢跟驱魔师合作，不怕被妖怪附身？”

“富贵险中求，瞻前顾后还做什么大买卖？”朱文浩朗然大笑，伸手摘掉了他纱帽上的雏菊，“在我眼里，你也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。”

他迈着轻浮的步伐离去，哼着风流的小调，始终像是个流连于欢场的败家子。

而在和煦的春阳下、悠闲静憩的院落中，一个危险的交易在盛放的紫藤花中达成。

紫色浓而艳，宛如干涸凝固的血。

· 二 ·

老头子拿到了订金，却没去盛家打探，只在常州偏僻的所在赁了处茅屋。

天气渐热，他换了件月白色的吴绫长袍，像是一朵轻云般飘过了常州的大街小巷。他时而咳嗽着，虽然年少清俊，却因脸上苍白的病气，给人以遥不可及的距离感，所以游荡了几天，也没有招惹来任何是非。

而最奇怪的是他身边跟着的人，有时是个一袭黑衣黑裙、雪肤花貌的艳女，有时候又变成了青衫黄裙、娇俏可人的小姑娘。正当有路人对他的艳福侧目时，他的伴当又换成了一个身高近一丈、魁梧如小山的壮汉。

他十足像是个游山玩水的纨绔公子，只是夜深人静时会孤身坐在灯下，一边咳嗽着，一边在黄纸上画些诡异古怪的符咒。

这晚新月如钩，像是少女秀美的眉毛，悄悄挂在天边。茅屋中窗棂一响，灯影闪烁，一个身穿黑裙、腰细如蜂的美女出现在了灯下。

“阿朱，你就不能走一次大门吗？”他看向这肤光胜雪的艳女，但眼中却无半点责备。

“那多没意思，就像爱情一样，突如其来最是有趣，铺垫太多反而不美。”阿朱红唇胜血，黑发如云，在昏黄的灯光中，美色如刀锋般凌厉逼人。

“好吧，你总是有道理。”老头子摇头苦笑，拉起她的手，轻轻印上了一个吻。

“你让我打探的事情有消息了。”阿朱眸光流转，凑在他耳边说，“盛家的公子要去游江，时间就在明天。”她喜欢摆出暧昧的姿态，在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少年面前展示自己的魅力。美人吐气如兰，发丝轻飘，果然让少年苍白的脸色染上几分红晕。

于是她娇笑着消失了，茅屋又恢复了寂静，只有烛光摇曳，将漫漫长夜染上黄昏般的暖意。

次日晨光乍现，老头子就摇着扇子踏着潮湿的晨露出了家门。十天已经过去，他对常州的道路了如指掌，那些大街小巷像是血管的脉络般印在他的身体中。

阳光初照，江风清寒，他在风中招了招手，衣袖招展，宛如江水东流。随着他的召唤，出现了一个绿衫绿裙、美态恰似春水般流动的少女。

“这么早叫我出来干吗？”碧瑶瞪着黑亮的大眼睛，又着腰质问他。

“当然是游江，来常州这么久，你还没有看过江景吧？”老头子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折扇，更像个游手好闲的少年公子了。

“难得你这么大岁数还有这种雅兴，那本姑娘就陪陪你吧。”碧瑶年纪小，一说到玩就十分心动，嘴上却并不承认。

她话音刚落，江上就传来木桨击水之声，一条窄船已经划破碧波，穿过晨雾，悠悠向他们而来。

载他们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艄公，听说他们要包下小船一整天，脸上的褶子都笑得开了花。他卖力地将船划得又平又稳，小船沿着江面徐徐而行，几乎让人感觉不到颠簸。老头子十分满意，打赏了他几个铜钱，他立刻舌灿莲花般跟这对少年男女介绍起了沿途的景致。

跟每个城市一样，稍微能入眼的景色都有别致的故事：有才子佳人约会缠绵的月老桥，还有以兄弟二人双双登科中举的佳话命名的双登科树……一个又一个故事连绵如水地从老艄公的嘴里讲出来，无止无休。

老头子听得无聊，忍不住打了个呵欠。碧瑶却听得入神，难得老老实实在地端坐在船舱中，不再乱发脾气。

阳光透过简陋的竹编篷顶照下来，像在她的身上撒下了无数星星的碎屑。光斑中，少女的眼睛瞪得溜圆，颊边两个圆圆的酒窝会随着她的表情忽隐忽现，流露着一种娇憨的美。

碧水潺潺，江风清凉，此情此景让老头子忍不住想起了与碧瑶初见的时候。